



荷塘乐声

◎袁德君



烟火人间

◎顾建兵

“别跑,来吃!”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里,妻子拿着萝卜条边唤边追着野马,那马却纹丝不动。女儿忽将萝卜“啪”地掷于马前,我暗忖:“沾泥的萝卜岂不更糟?”孰料野马竟低头啃食起来。这一幕令我顿悟:真正的关爱,莫过于放下执念的尊重。

女儿在云南丽江旅游时,忽然想起当天是我的生日。彼时我们因琐事已冷战多日,她却网购一大束莲花并附赠彩票,卡片写道:收了你的花,未来定会好运连连。快递送达时我正在沐浴,丫头竟拨通妻子语音:“请亲自帮我把莲花递给老爸!签收荷花即代表我们‘荷’好了,问问他如何?”我笑了。

清明节前夕,《蒿团里的母爱》见报。发小严东来即刻转发并留言:“作者之父乃我们生产队队长,一个非常能干的人,带乡亲致富,惜因耳疾早逝。蒿团也是我的最爱,我母亲走得早,后来我吃过店里或者摊上售卖的蒿团,也吃过亲戚或者朋友送的蒿团,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个味道了。只有母亲做的蒿团才是最好的,因为那一定是母亲用‘心’做的。”读罢此言,我忽然想起母亲做蒿团的场景:凌晨四点就起床采摘本蒿草,将青汁揉进糯米粉,筛子上的蒿团柔若襁褓。这般浸透晨露的进食,是岁月无声的馈赠,更藏着母亲不变的爱意。

春深时,鱼塘边那五棵梨树又开花了。四十年前父亲栽它们的模样还清晰如昨:他挽着蓝布衫袖子,拿铁锹一下下掘松泥土,说“等树大了,给你们遮阴,结甜梨”。每年清明前后,雪白的梨花缀满了枝头,一丛丛、一簇簇、一层层,如团团的云絮。微风拂过,花枝上的花瓣便簌簌地掉落。我伸手接住一片落瓣,忽然就懂了:父亲从未离开过。他不过是换了种方式存在——在梨树抽芽时舒展的眉峰里,在花瓣

落进茶盏时轻吹的手势里,在每一片雪色都映着他眼角的笑纹里。

家庭聚会的烟火气最抚人心。某次聚餐,女儿擢掇攒蛋,我与胞弟联手“痛击”女儿和侄子。丫头边抱怨边收拾残局,恰似万千平凡周末的缩影。这般烟火缭绕的日常,何尝不是最踏实的幸福?

今年“五一”归乡,母亲又在灶间忙碌。锅里沸腾的是她用地笼收的野生龙虾,桌上摆着刚烧好的野生鲫鱼。母亲絮叨着:“排骨汤已炖好,再摊蛋皮炒韭菜、蒜苗炒蚕豆就齐全了。”我一眼瞧见父亲留下的老物件——传了五代的铜汤勺,此刻母亲正稳稳当当地用它盛着骨头汤。勺柄残留的余温,恍若父亲掌心的温度。母亲烧菜总爱用自己做的各种调料,她说:“好味道要经得住沉淀。”就像她数十年坚持种的油菜田,八分收成却藏着十分的心意。

道生叔夫妇垦种了三分亚麻地,早年仅得五瓶亚麻籽油。叔特意跑来赠我一瓶:“我们只留了一瓶,送出去的几瓶是最挂心的。”归城后,我急忙打开,素炒黄芽菜,揭盖刹那香气盈室。这般被惦念的暖意,何尝不是生活最美的滋味?

不知从何时起,每个周末回乡看望母亲成了惯例。每次归城前夕,弟弟总以丝网捕鱼相赠。他说:“养鱼如养娃,急不得。”这些年他坚持用菜籽饼与青草饲喂,池中鱼儿游弋生姿。我忽然想起父亲在世时,也常在鱼塘边一坐就是半天,看鱼儿摆尾,听蛙声一片。如今,弟弟在鱼塘边也放了一张竹椅,只是坐着的人换成了他。

我恍然,原来弟弟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时光,替他守着这方鱼塘,替他等我回家。风掠过水面,恍惚又传来父亲唤我归家的乡音,那声熟悉的唤归,混着鱼跃的脆响,在暮色里荡成一片温柔的涟漪。

湖南新化法院干警王姣兰因视网膜病变告别热爱的宣传岗位。在工作和生活中,她几乎不碰电脑和手机,却常浏览我的朋友圈。见我分享《秘制糖醋带鱼》,她欣然效仿并留言:“果然如你所言,酸甜入骨,冷却更鲜。”这令我忆起岳父生前手把手教我烧鱼的往事:先以姜片去腥,复淋黄酒增香,收汁时尤须干净利落。如今这门手艺跨越山海,竟慰藉了千里之外的“饕客”。

岳父曾为沪上炊事兵。退伍后,在村里开拖拉机、抽水灌溉农田。岳父和家父同村,二人皆嗜烟酒,常把酒言欢。岳父闲时也在农村兼做厨师。犹记1996年腊月廿七,军校休假归家,父亲命我送还其两日60元厨工。彼时我尚未识荆妻,只记得六张皱巴巴的十元钞,岳父攥着我的腕子直摇头,硬是把钱塞进我军大衣口袋里。我拿出来扔到地上,转身遁逃。

老人在后面狂奔数百米追撵,最后都扯断了我那件军大衣的后装饰带,但那工钱仍旧没收。三十载光阴倏忽,如今纸钱化蝶寄哀思,恍惚又见他系着围裙在灶前忙碌。军用水壶温着米酒,他用铁勺敲着铁锅,对我眉开眼笑:“你来了,今天谁喊我也不去,我要陪你!”在岳父的熏陶下,我也练就了一手好厨艺。

2025年5月18日是岳父辞世18周年忌日。天未破晓,妻女已催促启程。到家时,丈母娘已备妥祭品。三人焚香叩首之际,丈母娘在一旁轻声对我说:“老头子生前最疼爱你,若泉下有知,定会十分欢喜。”

这些浸着人间烟火的日常,原是生命最本真的模样。它们沉淀成记忆里的暖光,漫过岁月的褶皱,在朋友圈漾开一圈圈温柔的涟漪。原来最浓醇最熨帖的情感从不需要惊涛拍岸——只要一碗腾腾热气的汤,就足以焐热每个平凡日子的褶皱。

雨霖河畔

◎陆卫杰

入梅后,雨丝细如愁绪。用过早餐,百无聊赖之际,忽然动了雨中散步的念头,与其困在钢筋水泥的格子间里,不如去河边走走,让雨丝洗一洗闷在心里的湿气。

撑着那把孩子扔下的退了色的青布伞,沿着石阶往河边去。脚下的石板路被雨水洗得发亮,踩上去竟有几分清凉的意趣。河边的步道是前些年政府修的,那时小孙女刚上幼儿园,我常牵着她的手来这儿遛弯,看她蹦蹦跳跳地追着蝴蝶跑。如今,她也大了些,学业渐渐忙了,有时连周末也不来看我,倒是我这老头子,反倒有了大把时光可以挥霍。

步道的两旁种得最多的是垂柳,雨中的柳枝越发青翠。有几株斜斜地探向河面,长长的枝条触及水面,风一吹,惊得小鱼四散游开。那枝条便得意地晃了晃,水珠儿簌簌地落进河里,漾起一圈圈细小的涟漪。

原以为这样的雨天,步道上该是冷冷清清的,不想竟遇见不少同好。有位老太太拄着拐杖,慢慢悠悠地走着,旁边一个年轻点地支着雨伞,大概是保姆;一对年轻夫妻推着婴儿车,车里孩子正好奇地盯着雨丝,调皮地将小手伸出车外,想要抓住那透明的精灵;蓝色的步道上,还有几个中学生,嘻嘻哈哈地跑着,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裤脚。

河岸边的草丛里,几只小麻雀正抖着湿漉漉的羽毛。它们跳来跳去,像是在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“甩水大会”,细小的水珠飞溅开来。远处的芦苇荡里,忽然飞起两只白鹭,雪白的身影掠过河面,翅膀拍打着雨水,划出两道优美的弧线,它们落在对岸的浅滩上,细长的腿踩在泥水里,歪着头,像是在寻找藏在水下的美味。

河水比往日涨了些,小小的浪尖上,几条翘嘴鱼正你争我夺。它们猛地跃出水面,又迅速地钻回水里,激起的水花在雨中,这样的雨天,河水带着泥土的气息,钓上来的鱼格外鲜活。那时父亲总说:“鱼喜欢雨水,人也该喜

欢。雨是天给地的情分。”如今,父亲已走了好些年,这话却像一颗种子埋在了心里,每逢雨天便生出些思念的芽儿。

不知不觉走了许久,裤腿早已湿透,贴在腿上有些发紧。正想找个地方歇歇脚,忽见前方有个小凉亭,红柱青瓦,在雨中显得格外雅致。亭子里已有几位老人,正围坐着聊天。我收了伞,抖了抖伞面上的水珠,抬脚走了进去。

大爷说,他每天都会来这儿散步,不管晴雨。“人老了,图的就是个自在。这河边的景致,看一次便有一次的新意。”另一位戴着眼镜的大爷接过话茬:“我年轻时在这儿插队,那时候的河可比现在窄,岸边都是农田。一到雨天,泥土路泥泞得很,踩上去直打滑。如今好了,修了步道,种了花草,成了个好去处。”他的口音一听就知道启东话是插队后学的,但语气里早把启东当成了家乡,有怀念也有感慨。

走出凉亭,雨势似乎小了些,细如牛毛的雨丝在空中飘着。路过那一棵广玉兰时,忽然看见一只小麻雀躲在一片大树叶下,正歪着头看我。它的羽毛还没完全湿透,蓬松着像个小毛球,眼睛亮晶晶的,像是藏着一颗小星星。

沿着步道往回走,远处桥边的红绿灯透过雨雾照过来,显得格外温馨。妻子打来电话,说孩子们来了。我加快了脚步,裤腿上的雨水早已被体温焐干,只留下几道淡淡的水痕。

回到家推开门,一股暖流扑面而来。餐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,妻子正往碗里盛汤,见我回来,便说:“快洗手吃饭,喝碗热汤驱驱寒。”小孙女丢下手中的书籍,从屋里跑出来,抱着我撒娇:“爷爷,你身上有雨的味道。”坐在餐桌前,喝着热汤,听着妻子跟孩子们絮絮叨叨地说我家里的活做得越来越少,下雨天还往外跑之类,我是东耳朵进西耳朵出,一句也没听进去。

雨的味道,是啊,我忽然觉得这雨中的散步竟像是一场与自己、与时光的对话。那些被雨丝浸润的记忆,那些在步道上遇见的人、看见的景,都成了生活里的一个个小幸福。